



红军战士忆当年

黄锦思著



紅軍战士忆当年

黃錦思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61·合肥

紅軍战士忆当年

黃錦思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紫路)
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

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4 $\frac{1}{2}$ 字数：109千

1961年3月第1版

1961年3月合肥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

目 录

紅軍到了我的家.....	1
打回老家去.....	7
鍛炼鍛炼当紅軍.....	14
木笔学文化.....	21
負伤.....	26
森林中的紅軍医院.....	29
林山便衣队.....	38
东溝攻坚战.....	122
在起义部队里.....	132

紅軍到了我的家

一九二八年，紅軍來到我們河南光山县寶峯堡一帶。

七月十三日，吃早飯時，爹說：“錦思，吃罷飯還給韓八爺家放牛去。”我噁了一聲，從灶頭上拿起麥麸皮煎粑，端了碗稀米湯，就向村中央一塊空地上走去。這裡，那怕在冬天，當吃飯時都聚攏許多人，邊吃邊談論村內外大事。這天空氣異常緊張，大人們說：

“世道難啊！國民黨搶不夠訛不夠，現在又來了共產黨！”

“我看今天就得進山，他們來了是鷄犬不留的！”

“可是，聽人說共產黨對窮人很好，不知真假。”

人們七言八語，個個面色驚懼。我慌慌張張跑回家：

“爹，要跑反了！”

“什麼？！”爹、媽幾乎同時脫口而出，臉色刷地蒼白了。

“秀章三叔他們說的。”我補充說：“要跑共產黨的反。”

“我的天哪！”媽猛地攙住五歲的妹妹哭起來。家里頓時象遭了橫禍。我一面覺得給爹媽報告了消息，一面又覺得太多嘴多舌。正手足無措的時候，二哥錦由探頭看了看門外沒人，回過頭來小聲地向爹媽說：“不要怕，我在麻城廩鹽時，見過共產黨開大會，他們都是窮人，專門打財主、為窮人辦事。”爹媽聽了將信將疑，但是心里寬慰了不少。可是，剛吃罷飯，村里大部分的人都跑到村后面的山上。二哥胆大，他不跑。我

也跟着他躲在村边看动静。

天黑下来了，听不见放牛娃的响鞭，也看不见村头的炊烟。山村死气沉沉，只能间或的听见几个老头老婆在街口互相询问消息的低语声。我俩正蹲得不耐烦，突然，望见几十个背大枪的便衣。我吓得拉住二哥，躲在他的身后，紧张地窥视着他们进了我们黄家湾村。奇怪！他们不抓鸡不拉猪，见了村里的几个老年人，很温和的喊着大爷大娘。他们说是红军，是共产党，打富救贫，帮穷人翻身过好日子。我想着：这就是共产党红军？地主韩家登不是说红军全是红毛野人吗？可是他们这样好。

二哥就带我拥到红军跟前，红军很和气的叫我们喊家里人回来。我哥站在村头上喊。我也提高嗓门附和着叫道：“妈，都回来呀，红军可好啦！”听到喊声，老老少少，三三两两，都牵着黄牛提着包袱回来了。大家见红军不但不抢东西，连无人在家的门口也不入，非常感动；都愿意红军住在自己家里，忙着给红军做晚饭，打扫房子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起早的人发现门上、墙上、井沿上都贴满了各色标语，一会就围拢许多人挤着看。小孩看不见，急得直跺脚，喊着叫大人抱起他；不识字的人催识字的大声念出来。人越来越多，红军就趁势宣传，唱穷人歌给大家听。当唱到：

四月立夏节，
穷人苦切切，
缺油断盐无处借。

麦子未曾黄，
家中又无粮，

餓死妻儿和老娘……

許多人禁不住掩面而泣，訴說道：“真唱到了我們心窩里呀！”

紅軍白天扛着鐮刀、斧头和紅旗，上山打反動的紅槍會。打罷紅槍會回來，還從山里帶回柴禾送給窮人。晚上就召開羣眾大會宣傳“窮人爲啥窮、富人爲啥富”的道理。

住在我家的十個人，都親熱的喊我小兄弟，給我講了許多商城縣農民打土豪的故事。有個曹班長，每天晚上跟我爹媽講工農紅軍的政策，不抽壯丁不拉夫呀，沒收土豪田地錢財分給窮人呀等等。他們還問我錦由哥，哪家田多錢多有勢力，哪家對窮人苛刻。開始我爹害怕，不讓我哥說。可是後來，連他自己也向紅軍說出韓家殘酷壓榨窮人的許多罪惡來。爹說：“他霸占我的一棵泡樹，我爭辯了幾句，他就把我捆起來打了一頓，末了還要我請酒賠禮。送租谷子，不是上風頭的不要，每年還得白做三十個工，過年還得給他拜年、送鷄。要是得罪了他，就不能種他的田，也不讓你住他的房子。”

韓家是光山縣東方圓幾十里路出名的大土豪，幾十個村的窮人都種他家的田。紅軍決定干掉他。

第三天吃過早飯，紅軍宣傳隊喊我們集合。聽說是去打土豪，黃家灣、枯井灣等村子的一百多戶窮人，都集合起來了。宣傳隊長站在街心一塊石頭上，揮着槍，向我們說：“乡亲们！動手吧！你們想想，你們受韓家多少剝削，今天要翻身了。”

農民們雖對韓家恨之入骨，但真要動手干，却都面面相覷，有些害怕。貧農韓名章說：“他家有人在漢口作官，你們一走，我們要遭害的。”

“不要怕，乡亲们，干吧！我們不走。”宣傳隊長大聲

說：“只要穷人一条心，組織起来，土豪劣紳的陰謀就不能得逞。”

这时我錦由哥突然跳上石头，緊握着拳头說：“紅軍同志說得对，只要咱們齐心，天塌下来也能頂住。要翻身，就得豁上；要活命，就得干。我帶路，走！”

“好！干哪！走！”羣众拿着梭鏢、鋤头、籬筐、扁担，一窩蜂的拥向寶家村（距黃家灣一里），这时窟井灣等村的老百姓和紅軍也拥上来了。人羣如几股巨流同时汇入大海，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圍了韓家宅院。人們护着飄飄的紅旗和大幅的标語，高举着紅櫻梭鏢和閃光的刺刀，多么威武呀！农民这才看出了自己雄偉的力量。有的就說，一百个韓七，也不怕了。是誰带头喊了一句口号，人們立时怒吼起来：“打倒土豪劣紳！活捉韓七韓八！紅軍万岁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喊声震动了峯子岭山谷，搖动了韓家几十年的封建根基，連門口的石獅子好象也在顛抖。韓家的黑漆大門，被紅軍和农民用大树杆撞开了，农民跟着紅軍一涌而进，抓住了韓家的心腹当家人韓家登，他点头哈腰地說：

“老总，老少爷們！我也是穷人……八爷不在……”

“去你的，什么八爷不八爷，他藏在哪儿？”

“我……不知道……”他支吾着，眼睛却狠狠地盯着我們穷人。我心想：你还狠，杀了你个坏蛋！突然我記起他造謠，就問他：“韓家登，你不是說共产党都是紅毛野人？”

“哪里！哪里！”他阴險地奸笑着說：“紅軍都是好人。”

羣众恨透了这个家伙。他依仗着韓七韓八的势力，逼債催租，打人捆人，无恶不作，穷人誰見他都害怕。当紅軍知道了他的身份时，說：“狗腿子，杀掉！”——“狗腿子”？是个新名詞，当大家領悟了这个名詞的真实意义时，都吼道：“杀

掉狗腿子！杀掉狗腿子！”于是，韓家登就挨了我們寶峯堡的农民翻身斗争的第一刀。

这一次沒有捉住韓七韓八。可是，从韓家仓屋里弄出了几百担粮食，从墙脚底下挖出好几百吊銅錢，韓家的衣物、家具全部被沒收，紅軍把这些东西分給了农民。我家分到許多粮食和家具。特別是一口紅油漆的大木箱，亮光耀眼，漆着美丽的花边，很惹人注目。我妹妹爬在上面照影子玩，我媽一手扶着她，一手撫摸着箱子，两只昏花的眼睛，感激地望着紅軍說：

“天哪！我……我出嫁時也沒見過这样箱子呀！紅軍，真是恩人！”

这次分东西，少数穷人不取要。許多有觉悟的青年，就协助紅軍教育他們。我哥和那个曹班长就抬着一个大柜子，装满粮食和衣服，送到我三叔家里。曹班长說：

“韓家一年到头酒醉飯飽，夏天打洋伞穿麻紗，冬天烤炭火穿皮袄；你們呢？做牛做馬，干了半輩子，还不全送到韓家仓屋里了。这不是咱命穷，是他剝削了咱。”

我錦由哥接着說：“三佬，怕什么？富人喝咱們的血，咱还不抽他的筋？韓八只要敢带着紅枪会回来，咱們就組織起来跟他拚。”

就这样，农民們便組織起来了。

过了几天，紅軍要轉移到別的地区发动斗争去了。

七月二十五日，太阳初升，家家屋頂上正飄着炊烟，紅軍便扫干淨院子，送还了鋪草、門板，就在村头坝子里集合了。

当党代表檢查羣众紀律的时候，各家都沒有人了，男女老少全圍在村头欢送紅軍。許多人暗暗拭泪。紅軍也舍不得走，只是唱歌，穷人歌、打柴歌、农民歌，一支接着一支地唱，想用

歌声安慰农民。可是，越唱农民越难过，越留恋。呼地一声，人羣拥了上去，一个个抱住了紅軍：“同志，你們別走吧！”我媽也双手拉住曹班长，曹班长难舍地低下了头，找不出安慰我媽的話来，就用手輕輕撫摸着我的头說：“我們會回来的。小兄弟，要知道，我們應該讓所有的穷人都翻身啊！”

这时，秀章三叔和我爹几个老年人，声音激昂地說：

“去吧，我們的恩人！快去把所有受难的人都解放出来。”

“乡亲们！只要地主敢动一动，你們送个信，我們馬上就回来。我們就在新集一带。”党代表說着，就带队走了。

紅軍走后个把月，我們家乡成立了区、乡、村苏維埃及土地委员会。我錦由哥也当选了村土地委員。委员会把韓家的田分給了穷人，我家分到二十担种田。农民們象过年一样，欢欣地投入了緊張的秋收之中。不久，农民們集中了土枪、梭镖、大刀等武器，組織了保田保家的赤卫队。穷人就这样翻身了。

打回老家去

人民翻身，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甘心的。一九二八年秋冬之交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家乡光山县东区实行“围剿”。我们四乡刚成立苏维埃政权，还未建立武装；因此在敌人进攻时，老百姓便向西南、西北方向跑反。但也有不跑的，敌人来时作了“顺民”。

我们家是向麻城跑的。在翻过光山、麻城交界的北观音庙时，秀章三叔对我爹说：

“麻城有红军是不假，可是我们也得小心些，不要遭麻城人打了！”

爹也担心地说：

“是呀，麻城人是不好对付的。”

秀章三叔一面挑着担子，一面对妇女、小孩们吆喝：

“娘们和孩子们走后边，年青人走头里。麻城人要是动手打我们，我们就说红军来了，大家是一家人；若是他们不听劝，我们就还他几手。”

秀章三叔这一吆喝，真象指挥员下命令一样有效，娘们带着小孩让路给年青人走上前。我当时正十八岁，也算得个有力气的人，也就拉着牛、背着被子走到前面去，心里也做了挨麻城人打的准备。

麻城人和我们光山人怎么会有这种仇气呢？据老辈人说，

麻城屬湖北省，光山屬河南省，是兩省交界的地區，過去往往為些小事情鬧糾紛。比如說水源的利用啦，放牛越了境啦，都會引起爭鬥，因此結下了仇。光、麻兩縣的人一見面就不客氣。

一進麻城地界，我們擔憂地看着路兩旁。突然有幾個拿梭鏢的和背鳥槍的麻城人喝住了我們：

“你們是幹什麼的？”

秀章三叔哀求似地說：

“老鄉，我們是從光山來的。白匪占了我們的家，我們是來逃難的。請你們看在紅軍的面上，放我們過去吧！”

那幾個麻城人听了，又氣又好笑地說：

“你們把我們看作什麼人？紅軍一來就告訴我們天下窮人是一家，我們麻城光山的窮人還能分成兩家嗎？”

秀章三叔和我爹感激地說：

“謝謝紅軍，也謝謝你們。”我們就這樣過去了。

一個麻城人突然伸出梭鏢，拦住我們說：

“慢點。”

我吃了一驚，心想不要真動手打了。可是那麻城人却笑眯眯地說：

“你們認識路嗎？這裡是我們赤衛隊站崗的地方，你們順着俺指的方向一直往前走，走到那頭一個大莊，找我們鄉蘇維埃主席好了。”

我們光山人第一次向麻城人感激而和善地笑了笑，便走了。我聽到麻城赤衛隊員笑着說：

“大家別怕，這是紅軍的天下，光、麻窮人不分家，你們只管大胆地走好了。”

我們到了一個大莊上，找到了鄉蘇維埃主席。他立即給我們數百個光山難民安排住的地方。他在動員羣眾時說：

“光山老乡是我們自己人，我們都是紅軍來搭救的。現在光山老乡有困难，我們就要想办法幫助他們。”

麻城老乡再不象以前那样了，都笑盈盈地出來迎接我們，搶着領我們到他們家去住，并叫我們到地里去刨花生和紅薯吃。当地苏維埃还發給我們救济粮。

秀章三叔感动地对我爹說：

“啊呀，不是共产党來了，这光、麻两县的仇气一百年也消不掉！”

我們在麻城住到冬天，眼看就要下雪了，大家都想回光山去；但探听消息的人回來說：“白匪还在光山东区，我們回去不得。”这就把我媽急坏了：老住在他乡怎么得了？

不久，光山东区的苏維埃主席來了。我們都高兴地圍着他，打听家乡近况，我媽关心地問：

“主席，我們哪天能回家呀？”

別的妇女也七嘴八舌地問，有的人还哭了起来。

区苏維埃主席站在高处對我們說：

“乡亲们，我們要回家，就要学习麻城人民，組織起赤卫队來，协助紅軍打回去。只要我們組織起来就能打垮民团，就能保卫家乡！”

大家都噉噉嗒嗒地議論：

“怎么个組織法？”

区苏維埃主席号召說：

“怎么組織嗎？是这样：一家有兄弟两个的，就派一个参加赤卫队！”

当晚，我們兄弟三个，都爭着要報名参加赤卫队。媽不安地說：

“赤卫队要打仗的吧？这一打仗……”

爹堵住媽的話說：

“不打仗你就能回家啦？”他轉臉向着我們兄弟三個說：

“老大帶着媳婦孩子的，心很散；老二是土地委員；——老三去參加赤衛隊。有心，”父親叫着我的小名說：“明天你扛上我那桿打兔子的槍去報名！”

我一聽高興極了，就去拿來父親的那桿獵槍，擦着看着。

第二天，爹和媽跟我兩個哥哥送我到區蘇維埃主席那里去報名。

全隊五十多人，多是黃家灣、枯井灣、寶家山等十多個村子的貧農青年。武器只有些土槍、梭鏢、大刀，都是自帶的。全隊僅隊長韓名池有一支擲把槍。我背着父親的獵槍已算上等武器了。因為獵槍沒彈丸，我向麻城老鄉討錫塊。一位麻城大爺把一塊錫交給我時，笑着說：

“給你打‘兔子’去！”

我知道這位大爺說的“兔子”是指白匪，也就向他笑了笑，說：

“謝謝老大爺！”

那老大爺說：

“謝什麼？把光山白匪打走了，我們麻城也就安寧了。”

我搜集了好多錫塊，化成許多錫彈丸。有了“子彈”，胆子也大了，整天和大伙站崗、練武。我們打槍很有准頭，隔着老遠能打中目標。麻城的老鄉豎起大拇指說：

“你們真行，真是百步穿楊！”

使梭鏢的，把梭鏢磨得象錐子一樣尖，一個箭步上去，“嗖”的一鏢，能把樹身通個大窟窿；使大刀的更是不穩，胳膊粗的一棵樹兩刀便被砍倒了。我們家鄉來的人見了，臉露笑容地說：

“真能打回去了！”

媽見我們真練出了本領，也不忧愁了。她問我：

“能不能把韓七韓八打死？”

我举起猎枪瞄了瞄，說：

“只要叫我看見，我就不饒过他們！”

韓名池队长向区苏維埃主席說：

“什么时候打回去呀？大家正盼得心急呢！”

“打仗不是說着玩的，就凭你們几十个赤卫队员就行啦？我回光山去把二、三乡的赤卫队带来，再要求麻城的紅軍大队、赤卫队援助我們才行！”区苏維埃主席說。

韓队长對我們一讲，大家高兴极了，都說：“这就有把握了。”

过了年，二、三乡的赤卫队来了，我們在黃家村召开了几千人的誓师大会。到处貼着“打回老家去”的標語。韓名池队长交給我一張写了字的紅布条，叫我佩在胸前。媽过来摸着紅布条問：

“有心，上面写的是什麼？”

旁边一个識字的赤卫队员代替我回答：

“上面写着：黃錦思，打回老家去！”

媽一听笑了起来。

麻城的赤卫队员胸前也佩着紅布条，上面写着：“援助光山穷兄弟！”

一天，孩子們嘩嘩地喊着：“紅軍来了！紅軍来了！”

我們奔出人群往西一看，嗚，一队整齐威武的紅軍开过来了。麻城赤卫队员告訴我們說：

“是我們麻城紅軍大队，去年秋收暴动时建立起来的。看，走在头里的那个，就是大队长邱江甫！”

这邱大队长是个出名的人，老百姓都知道：麻城有个邱江甫，黄安有个赵次五。他在一次掩护红军转移的战斗中，敌人包围了他；他把衣服一脱，光着膀子，和敌人干起来。现在这位英雄走过来了，我看到邱大队长身后有一个护兵，背着两支枪，一支盒子，另一支长枪上头都是黑洞洞的眼子。麻城赤卫队员告诉我：“这是‘花机关’，麻城就只有这一支，白匪最怕这东西！”说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
红军大队和我们站在一起开会，区苏维埃主席说：

“……蒋介石的一个正规营已经开走，现在东区只剩下些民团、红枪会等千把人的反动武装了；今天，我们有几百名红军、几百名赤卫队，还有上千的老乡助威，我们一定能打回老家去！我代表光山县东区人民，感谢麻城的红军和赤卫队的支援！”

接着，邱大队长讲话了：

“麻城穷人和光山穷人是一家！帮助穷兄弟是我们的责任！”他的话音刚落，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群众喊起了“天下穷人是一家”的口号。我看到妈高兴得落眼泪了。

夜晚，队伍浩浩荡荡分两路出发。我们赤卫队是和麻城红军大队走的一路，去打八字岭。

天刚亮时，我们悄悄地赶到八字岭下。红军大队往上运动，赤卫队随后跟着，赤卫队后面是几百个拿着锄头、大刀的青壮年。

快到山顶时，民团还未发觉，邱大队长把手一扬，下了一道冲锋的命令。红军战士猛一下吼着冲上去，这时赤卫队和老百姓都一个声地喊：“冲啊！杀啊！”喊声震得山摇地动。

民团怎么挡得住红军的冲锋？胡乱打了几枪便溜进山下的大树林里。邱大队长拿过“花机关”，对准混乱的民团扫射，

民团就象倒柴垛子似地躺下一大片。邱大队长回头喊：

“赤卫队，快冲，活捉红枪会！”

那些红枪会跪着，手执着红缨枪，正念咒叫菩萨保佑。他们受了韩七的欺骗，相信子弹是打不进他们身子的。

我们赤卫队冲上去，用土枪打倒了一个红枪会的道徒。只听见那个红枪会道徒叫：

“啊呀，我冒血了！”

上千个红枪会的道徒听到“冒血”两字，都吓得扔下枪拔腿就逃。我们追上去，活捉了他们几十个。自此，红枪会便垮台了。

红军大队带着我们赤卫队，迅速向韩家老窝进攻。韩七早吓得逃到城里去了。

在麻城红军的援助下，我们家乡重新获得了解放，一桿桿红旗在各个大小村庄上又豎立起来。